

# 大學青春詩展座談會紀實

記錄整理／陳滢州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

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國立台灣文學館配合「詩語燦燦——大學青春詩展」舉辦兩場系列講座，分別請到了不同世代的詩人與會座談。言談中呈現出現代詩發展的歷史縮影，以及實踐理想與追求詩學的過程。在勉勵期許與熱情活力之間，進行一場世代間詩的交流，與傳承的接續。

## 座談之一：新世代，新詩風

時間：2010/6/13（日）

主講人：詩人李瑞騰、白靈、林德俊  
台灣大學郭哲佑、嘉義大學謝子騰  
華梵大學廖亮羽

### 前世代詩人如何看待新世代詩人？

白靈將一甲子的現代詩發展分為三個時期：一、「兩個遠方」時期，中國大陸的遠方與西方的遠方，如余光中、洛夫等。二、「兩個鄉土」時期，即中國結與台灣結，如羅青、蘇紹連。三、「兩個詩壇」時期，原有詩壇與網路詩壇。進入到第三個時期，新世代詩人寫詩更加神秘化，能夠將個人面向的東西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展現。這些其實都是科技造成的，人與人之間模糊化，人與其他生物也產生界線上的模糊，就會造成多元性。他指出這幾年林德俊、廖亮羽所辦的展覽，很多都是以前無法想像的，如身分證、發票的遊戲化，有些看起來像是對詩開的玩笑，但實際上是一種對語言的重新審視與重新創造。因為很多詩不一定是日常生活中所見的，也可以呈現在畫面上。總之，多元化的傾向是已經抵擋不住的。

然而，白靈對於新世代詩人所面臨的一些問題，也感到憂慮。新世代詩人經常只顧自己創作，不太去閱讀前輩詩人的作品，使得在整個詩的發展上產生了斷裂。其實，以前輩詩人的作品與創作歷程為借鏡，可以省掉許多在創作上反覆摸索的冤枉路。另一方面，由於現在是後現代時期，強調的是無中心、去中心的觀念，生活上是多元的、彩色的，可是本質上卻是灰色。這些都表現在新世代詩人的作品上，例如林德俊「任憑記憶過濾人生／撒文字織成的網／歇斯底里地打撈影子／上岸」、曾琮琇「那年之後，我們各自回到各自的箱子裡／秘密地呼吸，擠痘，敷臉／使用各種品牌的美白、減肥聖品／我們之後誰也沒見過誰」詩作如此灰色、淒慘。相較之下，前世代詩人比較有理想性，寫出來的詩能感覺到很多事情可以去完成，會有轟轟烈烈的感覺。新世代詩人卻有本質上的孤寂感與疏離感。

新生代寫詩，經常會強調自己寫詩與前世代的不同。林德俊表示，這是新世代詩人的發展策略，必須要標出自己的獨特性，方能進入詩壇佔有一席之地。他引用白靈對新世代概念的闡釋：「沒有誰可以抵擋青春的魅惑。青春是一種氣息，七分純淨，三分輕狂，隱含若干不安和煩躁，它是把持不



詩展座談會邀請不同世代的詩人與會，進行一場世代間的交流與對話。

住確切之方向感的衝勁和盲動，是幾近不自覺的翻騰一切過去的革命感，沒有人知道掀開的底牌下方會是什麼的一種等待和雀躍。每個世代的年輕詩人和藝術家們，就想站在這把尖銳的頂端，等待著新生或犧牲。」這樣對新世代的描述，相信放到任何一個時間點都適合的。

### 新世代詩人如何看待自己？

作為風球詩社第一個發起人與召集人，廖亮羽表示，新世代對於能夠在校園裡玩詩就很高興了，不會想要慎重地寫詩。同學間雖然很有興趣，但不會視為未來從事的目標，或者培養自己這方面專長而成為一個詩人。起初遇到的同學，只要給予鼓勵與肯定，將他的作品分享給更多的人看，就會認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因為在枯燥的校園生活，經過詩的交流之後，就會產生火花，於是才會開始想要舉辦一些活動，讓這些作品也可以去感染別人。

無論到各地邀請參展，或是為了文學獎而創作，這些都是新世代的現象，但是他們不會想要出名或當詩人，也不會想要在未來可能出版詩集，或在網路上發表。就這點而言，六年級的學生詩人會比較有意識，擁有這方面的才華和天分，例如鯨向海和楊佳嫻，進入網路時代之後，無論從PPT進入部落格的經營，他們有意識地想要發表自己的作品。

她接著表示，由於前世代詩人是全國知名的，甚至可在教科書上看到他們的作品，他們比較會認真地看待自己生命裡的刻度，在詩的經營上比較有所成就。對於還是學生的新世代而言，不管是從作品上或教科書上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影響力。前輩詩人都是從年輕的時候，就很努力地去經營，跟新世代是不太一樣的。因為觀念和想法的差異，新世代在詩的經營與成果上和前輩詩人大相逕庭。

新世代詩人策展的熱情，最後會不會泡沫化？面對白靈的憂心，廖亮羽認為，傳承上的熱情和動力來自於諸多詩社老師，他們的熱情和活力是會傳染的。到了這一代，就會把它散發出來，未來成為老師或有機會影響別人之際，也會把這股活力、熱情以及詩推廣的夢想一直傳承下去，讓詩來營造這世界，讓世界更美好。

### 六、七年級詩人的異同？

林德俊質疑六、七年級詩人是否歸為同一個世代？廖亮羽認為，六、七年級詩人應該沒有什麼不同。六年級詩人可能會和前輩詩人有所差異，但七年級詩人很多都是走在六年級的腳步上的。例如

有些六年級詩人就讀研究所，進行學術研究，七年級詩人也會想要跟上，跟著他們的想法和步驟走。六年級詩人發表在網路或幾本特定詩刊，七年級以後的也是會跟進。在步調上沒有太大的不同，但在詩風上可能有所不同，因為受到網路的影響更深。對此，郭哲佑認為，進入網路時代以後，並無太大突破。網路是很即時的，使用的文字也常常要求快速。六、七年級生，頂多在一些生活用品、文化思潮上有所不同。

然而，由於風球詩社的成員都是七年級生，很容易就會被貼上標籤。郭哲佑表示，常常是因為這個標籤，同仁之間會去反思標籤背後的意義。伴隨而來的是，許多人都會有下列這些疑問：為什麼是風球詩社在推動？他們足以代表七年級生嗎？事實上，風球詩社並不是想要帶領一個世代或者當代言人，也沒有標榜著七年級的詩觀要從風球詩社來看，它只是單純地想將七年級詩人介紹給大家而已。

### 網路與新世代詩人

網路與紙本媒介的不同，可能就是新世代詩人與前代詩人的差異。郭哲佑表示，以前作者投稿報紙或詩刊，以期讓大家能夠注意到。進入網路世代以後，閱讀紙本詩刊的讀者有逐漸減少的趨勢，所預設的也不再只是閱讀詩刊的讀者，因此比較會在網路上發表詩作。由於網路的快速、立即與私密性，功能上的便利性，能夠容易連結到各地同好，但卻很難有力的串聯在一起。不像過去前輩詩人組

詩社的時候，假日可邀到家中舉辦讀詩會徹夜談詩。如今大家發表在網路上都有很大的曝光度，於是不再需要成群結隊，組成一個團體。

媒體就是一個權力。謝予騰表示，進入網路時代之前，若要發表作品，不投稿到詩刊、副刊，是很難曝光的。可是，有了網路之後，大家都能發聲，而且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去發聲。這是媒體與介面的問題。另一方面，在不同的媒體平台，遇到的讀者不一樣，書寫的方式也不一樣。以往詩人都是手寫稿，留下很多刪修的底稿，如今在電腦上打字，時間一久就忘記了修改的過程。

世代是文學史建構的角度或基礎，李瑞騰指出，以十年為一個世代，是為了方便解釋一個歷史的發展。在不同時期談論世代，會有不同的意義，都是為了去釐清一些文學發展的脈絡。世代是為了解釋文學的發展，在當下所做的權宜說法。談世代進一步就要談世代性。構成世代性的因素很多，其中媒體因素相當重要，網際網路的出現顛覆了以傳統守門人角色作為文壇霸主的情形。

### 對於新世代詩人的期許

至於新的世代能否呈現新的詩風？李瑞騰表示，這個問題不是現在就可以談得出來的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才能觀察到。他奉勸新世代的青年朋友們，對於集體共同完成的東西，如辦詩刊、詩社、詩展等，不要在乎過多個人的毀譽成就。在寫作上要有所堅持，不管到最後別人對作品的評價如何，努力發展屬於個人作品的特色。白靈也表

## 座談之二：新媒體，新詩群

時間：2010/7/31（日）

主講人：陳義芝、嚴忠政、鄭順聰

新竹教育大學張日郡、政治大學崔舜華

台灣師範大學謝三進

示，一個世代要發光發熱，就必須要有一群人做這樣的事情。

緊接而來的問題是，如何在詩社或團體裡發展個人的特性？作品怎樣才能有自己的特色，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經驗。白靈以自己的親身經驗說明，要找出個人的特性之前，恐怕要先走出自己。找到一群愛詩的同好，由於同好間喜歡的詩其實差異很大，就比較容易走出自己。如果一個人悶著頭鑽研，反而容易有所侷限。此外，發展個人特色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大量閱讀，不限於詩領域，然後在語言上多下功夫。詩人奧登說過：一位年輕詩人若要把詩寫好，不只是在他的創造力，也不只是他的觀念有獨特的地方，而是在語言裡把自己試鍊到一個極致，甚至做到連自己都受不了的地步。有了語言的試鍊，才會擺脫前人的影響。擺脫前人影響與避免掉入象牙塔，這是在創作上的兩難。因此，如何擺脫與如何吸收，這是身為詩人的自覺，也是對詩人的考驗。

林德俊表示，雖然看過不少七年級詩人的作品，但尚未完全翻轉出一套新的語言或題材的想像，可能因為剛開始，風格的確立都還需要一段時間。他建議，身為一位創作者，好好面對自己的作品即可。

## 記憶中的那份文藝刊物

### ——談談詩人們的辦刊／出版初體驗

影響自己最大的刊物，陳義芝認為是1972年參與創辦的《後浪詩刊》。當時沒有宏遠規模與寫作理念，只是為了要讓純真美好的年代可以保持下去。後來為了給自己一點期許，就變成《詩人季刊》。想起當年辦詩刊的辛苦，同仁們生活都不是很寬裕，每次還要繳交五十塊錢社費。拿詩刊到書店去寄賣，又因每季才出一期，書店回絕擺太久沒利潤。寄送給詩人，也沒有人要看。

嚴忠政則憶起當年同學間籌款創辦黃河詩社。因為成員都在台中，能夠定期聚會討論。聚會時規定要交出兩篇作品，作品可以是自己寫的，也可以剛發現的好詩或壞詩，作品不寫作者名字，同仁們以審稿形式逐篇打分數。1989年，早於台北市公車詩展，黃河詩社還首創台中市公車詩展，向公車車廂裡的廣告商買了一百輛公車的廣告欄位，同時對外徵稿，最後將五篇入選的作品貼上，展覽為期一個月。

六年級詩人正好面臨了詩刊沒落、網路正開始發展的時代。鄭順聰打了個比方，六年級詩人生活在密林裡面，發現同樣有人在森林裡探尋，聽得到聲音，感覺到遠方有動靜，但就是遇不到他。因為資訊不足，彼此較少認識，可以形塑出自己獨特的風格。由於網路、手機的發達，七年級詩人是生活在一片草原之中，能夠很快的看到其他人的身影，但是創作的類同性就很高。

## 辦詩刊是通往詩壇的最佳捷徑？ ——分不開的詩壇、詩刊與詩史

辦詩刊不是要去成就一個詩刊或一個詩社，陳義芝特別指出，辦詩刊可以讓我們堅定地去追求某一件事，能有一群人交流詩的美學，甚至有個擂台可以讓同仁們去競賽。不過他也語出驚人地表示，辦詩刊是年輕人的事，年老時並不適合。如果年輕時一起辦詩刊，由於人生的發展是會有分歧的，到最後還勉強聚合在一起，結果就成了貌合神離的詩社。畢竟在美學看法上可能已經各有堅持，在社會上也都有其意識形態。因此，辦詩刊若能產生心靈冒險的意義，應該是在年少的時候。

詩壇是個虛擬場域，需要靠詩人和詩作來填補。陳義芝認為，如果詩寫得好，沒有辦詩刊也沒關係。辦詩刊很好，有朋友的結合，留下年少的純潔、一群志同道合的人。如果不辦詩刊，大學畢業後出一本詩集，也是很美好的。辦詩刊與出詩集都有很多事情要處理，這些都是用來鞏固你的人生價值。他接著強調，千萬不要把詩人太窄化。寫詩、讀詩不只是學語詞，不是玩語言遊戲、多增加一些語彙或在語文上有所收穫。楊牧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陳世驥：不能只寫論文，詩還是要寫。詩人應該是無所不能的。拉丁美洲詩人、小說家波赫士，也成為了優秀的外交官。在台灣報紙副刊最興盛的時期，所有的副刊主編幾乎都是詩人。

嚴忠政則認為，構成詩史的不是詩社而是詩刊，因為能夠作為提供給學者研究的一個素材。黃河詩社會被詩史遺漏的其中一個原因，或許就是沒

有發行詩刊，只有定期聚會，雖然最後出版了一本紀念集。如果說一個讀詩會不發行詩刊，是一種尷尬而壯烈的存在。以此來看，風球詩社以出詩刊來找尋自己的定位，便是可以被理解的捷徑。他鼓勵年輕人以認真的態度來辦詩刊，詩壇需要熱情洋溢的新血加入。如果詩壇沒有年輕朋友參與，是不可能稱為詩壇的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空中樓閣。

鄭順聰做了個比喻，一個詩刊就像是一支棒球隊，它需要有王牌投手、主力投手，寫出很好的詩。同樣的，它也需要有教練，好詩刊要有好的評論者，做理論上的指導。也需要有好的經理人去行銷一個棒球隊。只要有好的活動，做出好的作品，就會受到大家的矚目。他提出一個新的觀點，詩壇可以自己創造，什麼是詩壇？其實也可以自己去定義。

承接棒球隊的譬喻，張日郡說到，辦詩刊就好像是取得進入球場的資格。辦詩刊只是第一步，最初階的一種方法。如果詩刊沒有能見度，或者只辦一期，對詩壇而言可能沒有造成話題性，某些訴求可能也沒有創新。辦詩刊並不是為了把自己推銷到詩壇上。想要在詩壇上有一席之地，還是要回歸到詩創作的本身。詩寫得好，自然就會被注意到。

崔舜華認為，詩壇與詩刊是分不開的，因為人多、資源多，踏入詩壇的管道就多。然而個人置身於團體當中，有很多事情需要注意，首先要考慮到詩刊的整體訴求為何？想要建立起來的形象是什麼？這些都是辦詩刊的危險性。她更語重心長地表

示，年輕人辦詩刊時，有很多元素是沒有必要的，要珍惜自己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名聲。

### 未上架的詩版圖——聊聊網路上的詩

就創作而言，網路與紙本並無不同，只是傳播交流方式不同。不過，將不成熟的作品發表在網路上，透過朋友間討論、修改，是陳義芝所詬病的。他認為創作不應該是共同完成的，創作是一種孤獨的狀態。將詩放到網路上討論，是屬於第二階段，亦即創作之後的事情。網路上的詩數量太多，有時會令人不知如何擇取，最後只有放棄閱讀。他強調，詩必須講求詩質，例如加拿大詩人瑪格麗特·愛特伍每本詩集只有幾十頁而已，因為好的東西在精不在多。

雖然網路上的詩浩瀚無垠、讀不完的，鄭順聰卻以親身經歷勉勵新世代詩人們也不要因此而覺得孤單。進入文壇之前，曾在網路上發表過一首詩。過了兩天，米羅·卡索（蘇紹連）便寫信鼓勵他，並附上作品的賞析，令他感動不已。

嚴忠政指出，由於網路缺乏守門員機制，所以作品素質參差不齊。不過網路上寫詩的人口並沒有減少。張日郡則認為，這牽涉到詩人有沒有自覺、能不能為自己負責的問題，並且能夠在不受到讀者干擾的狀態下，進而在網路上發表。如此一來，自己就是守門員。然而，他也悲觀地看待網路上的詩作：或許當所有紙本詩刊都消失了之後，網路在詩壇上才會有一席之地。

崔舜華表示，網路上的詩向來存在著詩質落差與涉及抄襲有兩個問題。普遍來說，放上網路

的詩，大多數是作者從文學獎或出版機制淘汰的作品，所以在詩質的表現上可能不佳。再者，由於網路過於便利，讓人經常不謹慎而掉以輕心，造成抄襲與仿作充斥網路，連帶地使得對網路詩作的觀感不佳。

### 構想台灣新詩壇下一本理想詩刊

陳義芝認為，現在進行式的《風球詩刊》備受老中青詩人矚目，擁有以前辦詩刊的元素，有好詩、一群有理想的詩人，同時又有非常多的議題，針對社會現象也能善加運用各種策略或各種方法發出詩的聲音。希望能再接再厲，向未來邁進。

一般詩刊，都是著重於歷史使命的傳承。嚴忠政認為，未來詩刊更要在版面設計、美編上花工夫，不能再是一成不變的形式。張日郡說到，若與網路媒體做結合，能夠吸引讀者參與。好詩經得起歷史的淘洗。鄭順聰則指出，好的詩刊就是一本好的教科書，可以隨時拿出來討論。理想的出版品應該是有原則的、有靈魂的，崔舜華進行反思，最喜歡的一本詩刊或詩集能否當作自己的典範。例如她最喜歡的夏宇《salsa》，因為這本詩集簡單到幾乎只剩下文字跟紙的構圖與對話。

前輩詩人不斷地呼籲回到詩創作的本質，以及勇於出版詩刊或詩集，都是對新世代詩人們的殷殷叮囑，無不有薪火相傳的意味。新世代詩人則反身自省網路媒體的使用，以及創辦詩刊的理念。很多現象還在發展，仍有待觀察。新世代詩人的詩作與詩刊，未來會如何發展，敬請拭目以待。✎

## 館慶系列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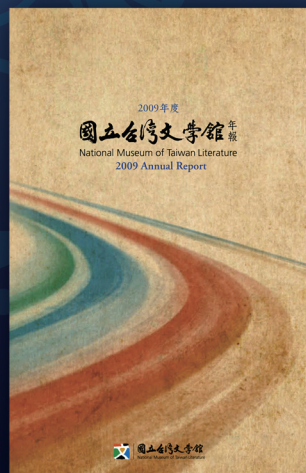


### 文無盡藏——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精選集 一

本書中，我們將2005-2006年間，與本館簽訂完成之國立台灣文學館「捐贈契約書」之文學文物，總計15,000餘件中，精選近100件文物，由本館研究典藏人員組成編寫團隊，為每件文物作介紹，編纂成本圖錄。透過近100的文學創作手稿、圖書、期刊、書信等文物，呈現有文字記錄的台灣文學史，在這當中不難發現台灣文學的質地，是如何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化所牽引，而這當中的文學家，更是跨越種族及語言，在文學的場域中，互相奧援。這是本館的第一本典藏品圖錄，一個開始，一個宣示，本館決心成為作家作品永遠的家，這樣的願景，在我們一步一步徵集、記錄、修護、保存下，漸漸完成。

### 護古藝新——國立台灣文學館文物修護紀實 一

文學是人類感性面的表現，可以信手拈來或天馬行空，而博物館典藏卻是以科學理論為架構的理性實踐，台文館便是讓兩者有其磨合之處，更甚者，2009年「文物修護研究室」正式成立運作，除了透過預防性保存減緩文物劣化速度，更使用科學方法診斷、調理，甚至手術的方式，替珍貴的文學文物延續天年，也惟有透過正確有效的方法，才能為後世子孫保存先人的智慧與文采。《國立台灣文學館文物修護紀實》將首度公開本館文物修護過程、設備等相關資料。另為紀念本館典藏系列首度出版，將於每書後附贈「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全記錄」光碟一份，帶領讀者共同領略、一探國家典藏寶庫之境。



### 國立台灣文學館年報 2009年度

國立台灣文學館是一以台灣文學為主體性的國家級文學館，也是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交流的窗口；台灣文學館的使命在於紀錄台灣文學的發展，研究、典藏及展示台灣歷史各時期所孕育出的多元文學。本館為建立館史概念與保存館務史料，自2008年起開始編輯本館年報，年報屬業務資料統計彙編，年度年報的編輯可以保存館史，並有利各界瞭解本館之現況，年報之相關業務數據除可供館內檢討外，也可供各界研究參考。本館2009年之年報重新改版，以全彩方式呈現，內容編排也力求符合記錄當年度之本館能量展現。國立台灣文學館2009年度之年報內容除前言外，分為研究典藏、展示教育、公共服務、行政管理與大事紀五大部分，除呼應本館的組織架構外，也呈現出本館在不同面向的活動能量。

每本定價新台幣200元。欲購請洽國立台灣文學館 (06-2217201)，或本館出版品各地經銷展售處：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(02-25180207)、國立台灣文學館-雲英瑞文學咖啡坊 (06-2214632)、五南文化廣場 (04-24378010)、文建會員工消費合作社 (02-23434168)、南天書局 (02-23620190)、唐山出版社 (02-23633072)、府城舊冊店 (06-2763093)、台灣的店 (02-23625799)、啟發文化 (02-29586713)、三民書局 (02-23617511)。



國立台灣文學館  
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